

我妻子在县城某一所中学任教语文。某一天,妻子拿了一道作文题给我,让我帮助审题,找找角度。

那是一道供材作文题,由头是文学大师季羡林的一段话。原话是这样的:好多年来,我曾有过一个“良好”的愿望:我对每个人都好,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。只望有誉,不能有毁。最近我恍然大悟,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要求学生阅读此材料,“选好角度,确定立意,明确文体,自拟标题;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,不要套作,不得抄袭”“写一篇 800 字的文章”。

我一看材料还真的懵住了。我不知道季老爷爷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,语言是有环境的,离开特定的语言环境,那么语义就有不确定性;就像多音字一样,读什么音,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体现。

但是,应试作文与我坐办公室里、一个人优哉游哉地边思考边敲键盘是截然不同的,它有时间限制,又是没有一点条件可讲的。铃声一响,白卷就是零分,谁也不会怜悯你,更不会有询问原因。有点残酷,但也公平。

尽管如此,还是得想,不能向妻子交白卷。想着想着,我有点埋怨起季老爷爷,您如何生出这么个想法,而且还“恍然大悟”,您到底悟出了什么,用了句“那是根本不可能的”紧急刹尾。您或许痛快了,但苦了孩子们,也苦了我这个小老头。

我一遍遍读,不是说“书读百遍,其义自见”吗?读着读着,思想却岔到了《论语》上,我聆听着子贡与其师孔子的一段对话。

(某一天)子贡问曰:“乡人皆好之,何好?”子曰:“未可也。”“乡人皆恶之,何如?”子曰:“未可也;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,其不善者恶之。”(《论语·子路篇第十三》)

《论语》是语录体散文,大多也没有语言环境,但这段话的语义还是十分清楚的。

大意是说,子贡有一天问孔子,满乡的都喜欢某一个人,这个人怎样?孔子回答,还不行。子贡又问道,如果满乡的人都厌恶他,这个人怎样?孔子说道:还不行。最好是满乡

季公之悟

□ 姚正安

好,坏人也说他好,我以为此人不是老好人,和事佬,就是糊涂蛋。进一步说,无论多好的人,都不可能人人说好。

我由此得到启发,季老爷爷希望通过自己对别人都好,而达到别人都对他好,是美好又不乏天真的愿望,或者是一种臆想。

而且,谁会对“每个人都好”呢,我们会去对江洋大盗好吗,会对杀人越货者好吗?那不成善恶不分之人。伊索笔下的农夫倒是对一条濒死之蛇好过,将其放入怀中,谁知反遭蛇咬。农夫临死前叹道:“吾欲行善,然以学浅故,竟害己命,而遭此恶报哉。”

季老是智者,显然不会如此。

再说,即使你对每个人都好,人家也不见得都对你好。

举一个例子,一个富豪施舍乞丐一块钱,与一个穷人从自己饭碗里拨出一撮饭给乞丐,乞丐会说谁好呢。答案是非常了然的。

人的地位不同、要求不同,境界不同,那么判别是非好坏的标准自然不同。

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,非常看重回报,“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”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琚”,期望好心总有好报。

人世问,以怨报德,愿将仇恨的故事屡见不鲜。

这样说来,是不是可以不做好人、不行好事?当然不是。

做好人、行善事,是一个人的良知;不做坏人、不行恶事,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。刘备所说的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”,是一种道德的坚守。为善去恶,为己而非为人。

行善事,不图回报;做好人,不期有誉。为人行事,凭着良知,坚守底线。这才是一个人的本分。每做一件事,都要听听外界的反映,都要看看别人的脸色,乃至听到一点非议之声,就痛苦万分,如此则过于功利不说,活得太累了。

这或许就是季公之“恍然大悟”。

的好人都喜欢他,满乡的坏人都厌恶他。

孔子的分析是辩证的,好人不可能喜欢坏人,坏人也不会喜欢好人。好人是因为坏人而存在的,两者不可调和。一个人,如果人人都说他好——好人也说他

斗转星移,有许多人与事正渐渐远去,最终淡出了我们的记忆,但有些却难以忘怀。此刻,我又记起了老家的堆拐子。

□ 张汉

堆拐子是儿时家乡通往蚕种场的必经之路,通过这里经八里松可北上高邮、南下车逻,也可以从八里松坐运河摆渡去湖滨。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堆拐子,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里有四岔河,河的南面是八里圩堆,八里圩堆沿八里河在这里拐了个大湾的缘故。解放前这里经常发大水,为了自保家园,先辈们人工筑起八里圩堆,我父亲说:“很早的时候堆拐子叫王氏堆拐子,八里圩堆 1938 年前就有了,过去不像现在,过去是水管人,现在是人管水。”八里河的南面叫圩里,浩芝河的西面是蚕种场,我的老家在八里河北,浩芝河以东,相对于圩里我们这里应该是圩外了。因此我们这里的村庄都是建在高屋基上,也是为了防水。小时候,奶奶经常带我去圩里舅爹爹家,那里的人家房子就很少建在高屋基上,我后来才明白,那是由于有八里圩堆挡住了洪水,平地造房安然无恙,庄稼收成也不会受影响。正是因为有八里圩堆,当时圩里人家的条件就比圩外的人家要好得多。堆拐子河大水溜,附近没有人家,河滩上生长着一些野草,还有几处坟滩,沿河的路边有几棵大树,树上有不少鸟窝。我 18 岁离开家乡,在我的心中堆拐子是个充满神秘、恐怖的地方。

堆拐子闹鬼。堆拐子闹鬼在四里八乡是出了名的,说得有鼻子有眼,家里小孩哭了,大人会说再哭就把你送到堆拐子去,小孩被吓就不哭了。传说有一次,生产队运肥料的船行至堆拐子已是深夜,留下一人看守。不一会,夜色中突然有一个人快速向看守人走来,看守人吓得大声叫喊:“你是什么人?!”那人不应,看守人连忙弃船上岸奔跑,不远处正好有一条修理的船倒扣在岸上,看守人拿起木棍在船上一阵猛打:“你到底是什么人?!”那个追赶的人影才消失了。村里人都说看守的人遇到鬼了!

我们庄子的东面有个华龙寺,建在方方正正的高屋基上,不像现在的寺庙,华龙寺是一个四合院,规模不大,但香火很旺,可惜文革中被毁。有一次,三个香

客上来上完香,在亲戚家吃晚饭,蒙蒙细雨中往回赶,到了堆拐子其中一个女的突然像进入了迷魂阵,没有了方向,直往河水方向走,喊都喊不住,同行的人赶紧上前一把拽住她,问她为什么,她说以为那里就是路。后来村里人说她被鬼迷住了。

堆拐子真的死人了。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个盛夏,村里一位从湖滨挑草回来的中年男人,行至堆拐子,放下担子,不知是想休息一下,还是想洗把脸,反正人是掉到河里去了。后面来的人只见担子,不见人,知道出事了。村里来了很多人,把队里的牛也牵来了,人捞上来担在牛背上,但还是死了。

白天过堆拐子没有心,晚上就心有余悸了。有一次,快过年了,母亲晚上收工后带我到蚕种场供销社买了块布料,再到裁缝马姨那里做衣服。马姨有一台缝纫机,农忙时节生意少,过年时衣服多得来不及做,我们等了会,马姨跟其他等候的人打了个招呼,给我先量了量,让我们先回去。我问母亲,没有几天就过年了马姨来得及吗?到了堆拐子母亲大声对我说,马姨再忙小孩子的衣服总是要先做的,大年初一我如愿穿上了新衣服,那时候在我看来马姨是女人中最美的。后来我想母亲到了堆拐子就大声找话说,就是为了壮胆。

晚上去看电影看戏,也要过堆拐子。那时蚕种场经常放露天电影,有时还有文艺演出。这时都是小伙伴们结伴而行,一般到堆拐子小一点的都抢在前面走。一次,有人突然叫了一声:“鬼——”吓得大家直溜。我和哥哥弟弟夏天晚上找长鱼,离堆拐子还有两条田埂就回头了,不敢靠近。

今年,我回老家想去看看堆拐子,母亲说:“堆拐子老早不得了。”我还是在姐姐的引导下,找到了堆拐子旧址。这里现在属城南新区了,S333 和珠光南路在这里交汇,巨大的城市雕塑和漂亮的园区大楼呈现眼前,一派现代化城市的繁荣景象。站立许久,我感慨万千。现在当地的年轻人恐怕没有人知道堆拐子了,晚上也不会害怕了,这是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的必然。堆拐子的变迁,是家乡巨变的一个缩影。

近读清代周容的寓言式散文《芋老人传》,文中昔日的穷书生十年后升任宰相,两次食芋两次“辍箸”发人深省。“十余年,书生用甲第为相国,偶厨厨者进芋,辍箸叹曰:‘何向者祝渡老人之芋之香而甘也!’”“已而姬煮芋进,相国亦辍箸曰:‘何向者之香而甘也!’”文中讲述的是一位老翁用煮熟的芋头来招待贫寒的书生,书生觉得芋头的味道好极了,吃饱之后,立誓不忘老翁的恩情。后来他做了官,还当上了宰相,但厨师煮的芋头却让他觉得再也没有以前那么香甜了。他便差人将昔日的恩人接到京城来,想要报答恩情,更想再尝尝老人煮的芋头。芋老人的妻子端上煮好的芋头,宰相尝了尝停下筷子,还是觉得没有以前的香甜。老翁告诉他,芋头味道的好坏不是由于烹调方式的不同,而是由于时势地位和个人际遇的不同,即“时位移人”,人不能因为眼前的环境而忘掉了过去。所幸文中的宰相虽位居高位而不忘芋老人当初的那顿芋头,而且认为芋老人是个明白道理的人,继而还优厚地赏赐了芋老人。从这一点看这宰相不忘过去、知恩图报还是值得称道的。

“辍箸”的“箸”便是筷子,是古代的一种称法。今人也有称筷子为“箸”的,但不少人不解其义或人云亦云而为之的。譬如:我们里下河水乡一带就常把插放筷子的器具(竹篾或木制小筒)称为“箸笼子”或“箸篓子”,从古至今都这么叫,这里的“箸”实际上就是指筷子。当然随着厨房及炊具的现代化,现在很难再看到过去那种“箸笼子”“箸篓子”了,只是在农村的少数人家偶尔还能够见到“箸笼子”;年幼者更不知是何物。

相传,筷子的发明者是大禹。因治水而长期在外奔波的大禹,某日来到一座小岛上,又累又饿,便急急忙忙架起陶罐煮打来的猎物,一会儿水开肉熟,正欲食用,却忘带羹匙之类的食具,滚烫的肉块一时无从下手。突然间,他看到身边长着小竹子,就砍了两截竹竿,夹起肉来就吃,竟然相当方便。从此,用两根小竹棍夹食物便迅速推广开来。当然这仅仅是一

从“辍箸”说开去

□ 乔根美

种民间传说而已。

今天,当我们推杯换盏,举箸用餐,共享亲情、友情之时,你可知道一些“箸”之事。

“折箸断婚”的故事。据说,唐朝有个叫于琮的人,宣宗皇帝打算把永福公主许配给他。但永福公主不愿意,又羞于启齿,她不好意思直说,便在吃饭的时候闹起了别扭,把筷子折断了。唐宣宗一看,这筷子不成双了,人就不能成对了,这桩御赐婚姻也就告吹了,只好改变主意换了个广德公主作为于琮的妻子。于琮这小子运气不错,可能与宣宗的交情也不错,居然能得到皇上的两次赐婚。

“以箸定相”的故事。五代时有个宰相叫卢文纪,据说他能身为宰相,还是筷子给他帮的忙呢。后唐明宗皇帝拜相,他想在几个有名望的大臣中选出一个合意的宰相来,但又拿不定主意,最后干脆把待选的几位大臣的名字,分别写在纸条上,揉成纸团,放入瓶中,然后焚香告天,拿起筷子伸进瓶里夹,夹住写上谁的名字的纸条,谁就当选。结果筷子夹住着卢文纪名字的纸条,当天他就被拜为宰相。这里,筷子甚至决定了卢文纪的命运,你说玄不玄!

“赐箸表直”的故事。说的是唐明皇在一次御宴上,赐给宰相宋璟一双“金箸”。宋璟惊呆了,不知道皇上此举是什么意思。唐明皇说:“非赐汝金,盖赐卿以箸,表卿之直耳。”意思是说,我不是赏赐给你金子,而是赐给你一双筷子,为的是表彰爱卿为人办事像那筷子一样耿直刚正。宋璟听了恍然大悟,满脑子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,当即拜受了唐明皇的赏赐。

“无下箸处”的故事。晋武帝时,大官僚何曾生活豪奢,“食日万钱,犹曰无下箸处”(语出《晋书·何曾传》)。何曾每天吃饭就得花一万钱,但他还说“无下箸处”,即没有下筷子的地方,用今人的话说,是因为菜太少了,

筷子都没地方伸了。何曾的儿子何邵比老头子更加骄奢,饭钱比他父亲增加了一倍,每天钱两万。当时的人眼见这种奢靡之风,便说“奢侈之费,甚于天灾”,忧虑照这样吃下去,国家不是要被他们吃穷了吗?

我们有时用筷子夹花生米、鹌鹑蛋之类的食物,觉得难以夹取,除了这些食物自身形状圆滑外,还有一个正确使用筷子的问题,如果方法不当,便歪了筷子,或将筷子伸向了不该伸的地方,自然是夹不到菜的……

我自从小就喜欢跟着大人们去“澡堂子”洗澡。

上小学前,我与爷爷、奶奶住在南门外孟城驿的马饮塘边,爷爷是一中队的搬运工人,挑箩拖车打米包,一天劳累下来都要去城南的“明星”浴室洗澡解乏,爷爷洗澡我跟着去,小人洗澡也不需要花钱。爷爷洗澡,不像现时的人去浴城洗澡为的是休闲养生,他纯粹是为了洗去一天的汗水一天的劳累。那时,每到日头偏西,我就守着门边,等爷爷收工回家将我扛在肩上去“明星”浴室洗澡。爷爷洗澡只买 7 分钱的“澡筹子”,那是普室。“澡筹子”是竹制的,窄窄的一条,以不同的油漆颜色来区别澡客的休息室,有普室、小雅、大雅等室。脱去衣服,从跑堂的手中接过毛巾,小脚穿着“澡堂子”特有的那种木制拖鞋,“嘎哒嘎哒”地走向浴池。那一串的“嘎哒嘎哒”声,在“澡堂子”显得格外响亮,带着温暖,也带着亲情,以至于过了几十年仍常常在我的耳边响起,让我重新拾起快要忘记的那些关于“澡堂子”的温馨的往事。

高邮人,似乎很喜欢洗澡,城内过去能叫出名的“澡堂子”约有十多家,从小到大我洗过的老“澡堂子”,有明星、四德泉、向阳、三星池等几家。

在老“澡堂子”洗澡,为的是汽圆水暖,不伤身体,有去乏养生的作用。老“澡堂子”烧水供暖建造时采用“地龙”构建。地龙也就是连通暖池、凉池下面的地下烟道,老“澡堂子”的烧水池挨着烧水的大锅,锅下面烧木柴或煤炭,烟道从浴池下经过,浴池的水不易凉,起到保温的作用。相比现在用锅炉烧水的桑拿浴室,老“澡堂子”更显得汽圆水暖。洗澡,还有洗“生水澡”“热水澡”的说法。洗生水澡,就是中午“澡堂子”刚开门,水才烧好,浴池里的水没有完全烧透熟,汽不足,老年人去洗会感觉到冷,易生病。而到了三四点钟以后,水渐渐地烧透熟,达到汽圆水暖的程度,洗澡的人可以泡在浴池二道池子水中,浑身上下放松,洗起来自然是十分舒服。

老“澡堂子”,服务好,有特色,才有知名度。凡是有名号的“澡堂子”,无论负责人还是跑堂的师傅,对澡客皆十分热情,他们见到澡客都会主动打招呼安排座位。跑堂的师傅,更是八面玲珑,毛巾朝肩上一搭,到处招呼,来了什么客,称

老“澡堂子”

□ 顾永华

有熟悉的澡客递上香烟,跑堂的会送去几次热毛巾把子,服务的热情高涨。有需要修脚的,跑堂的会吆喝起来:“八号张师傅修脚。”跑堂的接过澡客的香烟,来不及抽时就往耳廓上一夹,一条边走下来,有时递烟的多了,跑堂的手中有活忙不好拿烟,会在两耳边各夹上香烟,成为“澡堂子”特有的风景。有名号的老“澡堂子”生意好,自然离不开好的服务员,一个好的跑堂师傅得有“眼勤、手勤、腿勤”加“绝活”,挤毛巾的师傅哪个不是手上厚厚的老茧,都是在开水锅里高温烫出来的。擦背、修脚是“澡堂子”的两大服务特色,擦背时,擦背的师傅要将毛巾整干,包裹在手上,而且要手平手平,用力均匀,既要身体的各个部位擦到,将脂垢擦出来,还不能擦破皮肤,要使浴客舒服,起到舒筋活血的作用。若再配以敲腿推拿,更是一种超级享受,就连那有板有眼的敲击声响都令人叫绝。而修脚的师傅则需要专业的技术,修嵌甲、刮脚丫、去老皮,刀法力道纯熟得当。顾客在这里能够享受到一流的服务,自然是舒心不已。

来老“澡堂子”洗澡的,进了门,脱了衣服,就一个称呼:“澡客”。无论在浴池中,还是休息室,不分地位,不分级别,“板凳桌子一般高”,遇上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,只要聚在邻坐,都可以借题说话,说古论今,从儿女的孝顺,谈到牌桌上的趣事,以及国家大事,反正只要是个话题,就能拿出来,一壶茶聊半天,其乐融融。老“澡堂子”也是扶老携幼、尊老爱幼的社会平台,爷爷带着孙子洗澡,父亲领着幼子洗澡,是平常事。许多孝顺的孩子,搀扶着年老体衰的长辈洗澡更是司空见惯。老“澡堂子”见证了许多亲情和友爱,承载着满满的正能量。

从前的老“澡堂子”,已经所剩无几了,因为时代的变迁,因为观念的改变,但作为一种民俗文化,给我留下许多值得记忆的东西,而这些记忆,时不时地拾起来还会带给我会心的一笑,带给我久违的舒心。

孟城驛

題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 勇